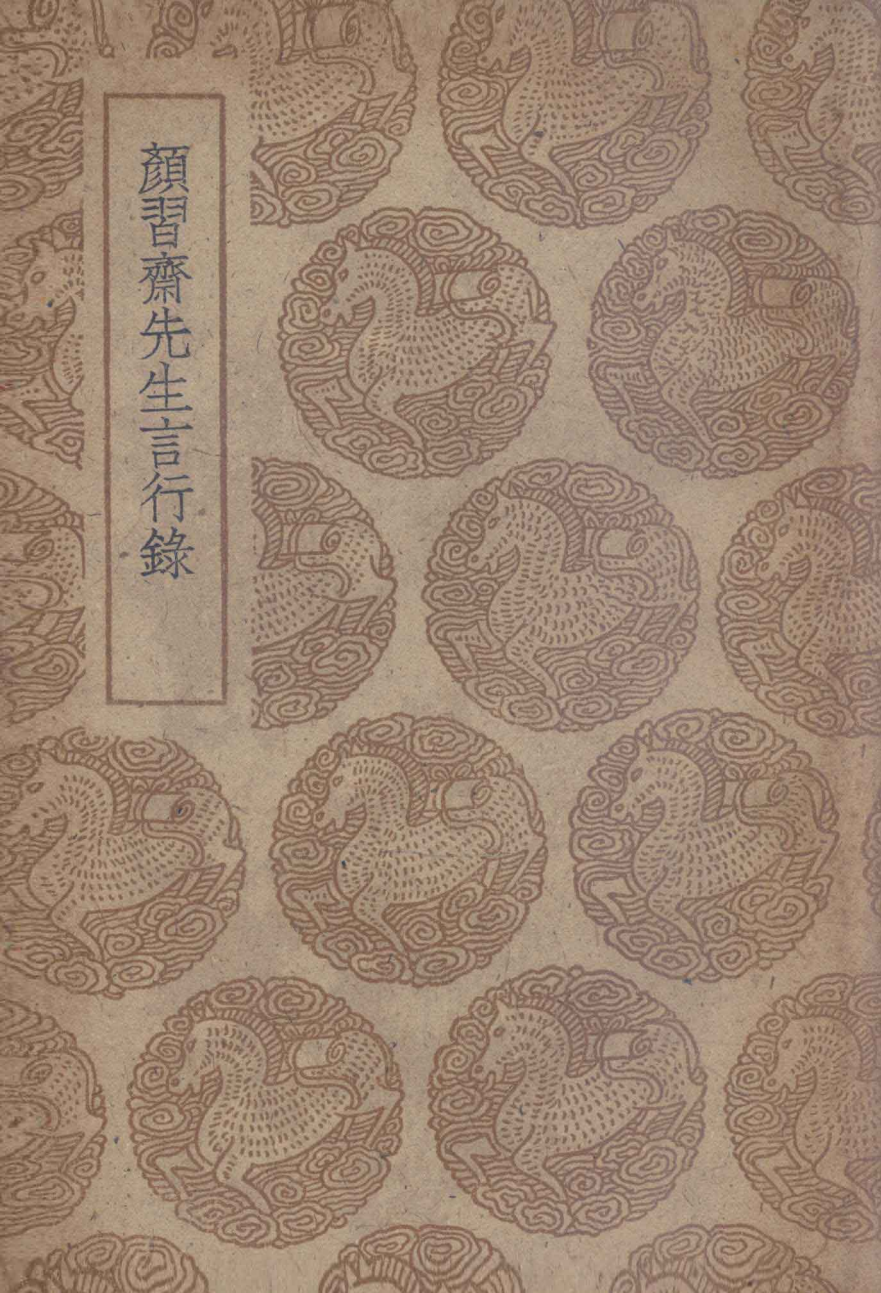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鍾 鏐 纂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鍾

錢

纂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習齋先生敘略

先生諱元字渾然號習齋博野人父景幼過嗣於蠡縣劉村朱翁因姓朱爲蠡人先生生於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十一日生時居上有氣如麟忽如鳳望之者皆驚異啼聲甚壯七日能翻身年四歲東兵至父遂隨入遼東朱翁有母喪先生著喪服冠立椅上勸飲饌如成人弔客咸異之六歲值生日家人設桌雜陳諸器物視所取先生攜筆題如字者數十是爲崇禎十三年歲大凶人相食朱翁買側室楊氏後生子晃稍疎先生晃後更讒害八歲就外傳朱翁給錢令買餅食先生盡易紙筆十歲爲國朝順治元年十二歲能幹師門內難委曲周全讀書二三過輒不忘十九歲遭訟事先生被逮而文倍佳塾師異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常人乎未幾入庠而獄事平因思父悲不自勝志欲東尋以厭於朱翁不果作望東賦每朔望節令必東北鄉遙拜父四時繼以哭二十一歲得綱鑑而閱之至忘寢食遂廢八股業絕意青紫二十三歲見兵書悅之遂學兵法究戰守事宜嘗徹夜不寐技擊亦學焉二十四歲始開家塾教子弟名其齋曰思古自號思古人尊陸王學程朱屹然以道自任謂聖人必可學期於主敬存誠日靜坐八九次謗毀交集嘗敝衣敝冠出人望而笑之不恤也二十八歲爲康熙元年以應歲考入文社立社儀每會日早集社長焚香同拜孔子四拜訖分班長東幼西北上相再拜列坐各據所知勸善規過或商質經史疑案畢乃拈題爲文二十九歲不得於朱翁盡以田讓晃意謂做伯札故事耳不知己非朱氏子也三十四歲遭

恩祖母大故。遵文公家禮居喪。尺寸不敢違。毀幾殆。朱氏一老翁憐而語之。乃知己非朱姓。朱翁卒。乃歸顏。初居喪。覺家禮有拂性情者。校以古禮。非是因悟堯舜周孔之道。在六府三事。三物四教。靜坐禪宗也。訓詁語錄。空言也。奮志習行。改其齋曰習齋。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率門弟子力行孝弟存忠信。分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進去浮文。專務實行。五十歲自恨曰。吾初志尋父。以事恩祖不遂。及歸宗。又思爲父母立一血嗣。乃出。今不及待矣。遂決計尋親。與家人訣。誓不見父不返。東出關外。歷二年。一日陷翻漿泥中。大雪沒膝。而匍匐不停。瀕死者數。至誠動神。異母妹感夢相見。與言父諱癰瘕。年庚歲月俱合。已卒。葬於紅嶺。念禁關難以旋輓。乃招魂題主而歸。蠡令博令親臨弔奠。先生爲父稅服粥食。不菜果。不酒肉。獨居朴室。不入內。不偶坐。不侶行。朝夕哭。朔望奠。哀至則哭。三月不怠。期悲哀三年。憂泣血骨立。室前槐葉爲之枯黃。喪復常。乃更榮督學李公。巡撫于公。俱旌揚表閭。五十七歲。南遊洛中。與諸儒辨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必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之實習之一時翕然悅服。六十歲。肥鄉郝公函來問學。且請主漳南書院教事。先生辭不就。既以聘幣三往返。乃攜錢等以行。既至。教以讀講作文應時之外。習禮習射。習書數。舉石超距。技擊歌舞。堡人不以爲非。問學者方踵至。聖道可望復明矣。不半載。竟爲水阻。雖規制甚宏。未得一一見諸施行。可勝惜哉。歸里。年七十而卒。噫。先生生而靈異。長而歷試多艱。而神智日生。而奮勵益篤。其所謂動心忍性。曾益不能者耶。先生嘗自言。私淑孫徵君。又所父事者五人。曰張石卿。曰刁蒙吉。曰王介祺。曰李晦夫。曰張公儀。兄事者二人。曰王五修。曰呂文輔。友交者三人。曰郭敬公。曰王法

乾曰趙太若嘗有以修先生先生言可爲經行可爲法蓋不第爲一時一世而百世千古人也嗟乎先生
歿矣音容不可復覩矣而誦其言行不啻親承提命也是以不揣固陋蒼萃成書謹敘其始末於簡端云
乾隆二年歲次丁巳季秋穀旦受業門人鍾鉞頓首拜識

凡例

- 一、先生嘉言卓行，不可更僕錄。未百葉遺軼尙多，然可想見其他。觀者惟期則效，不必以覩一斑爲憾。
- 一、年譜已載者，不復更錄。然於振勵後學，扶樹道教，懇惻動人者，亦間或重出。
- 一、錄中惟各章首段書先生曰三字，餘不贅。以是編專屬先生言行也。
- 一、先生日譜亦載他人言行，善者茲亦偶有摘錄，然必冠其姓字，庶幾披覽瞭然。
- 一、是編挨日譜摘錄，門類未分，然亦列爲章數者，亦竊取魯論學而等章之義。
- 一、僕學極謏陋，不足傳述先生之學德言行之錄，謹誌遺澤於不墜耳。儻仁人君子賜之裁訂，得以傳世行遠，不惟僕感且不朽，卽先生在天之靈亦適爾稱快也。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卷上目錄

常儀功第一

齊家第三

學人第五

剛峰第七

三代第九

卷下目錄

鼓琴第十一

學須第十三

杜生第十五

世情第十七

刁過之第十九

理欲第二

言卜第四

法乾第六

吾輩第八

禁令第十

王次亭第十二

教及門第十四

趙盾第十六

不爲第十八

學問第二十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上

清 鍾 錢纂

常儀功第二

每日清晨必躬掃祠堂宅院神親前各一揖出告反面同經宿再拜句日以後四拜朔望節令四拜昏定晨省爲親取送溺器捧盥授巾進膳必親必敬應對承使必柔聲下氣此在齋事恩祖父母儀也寫字看書隨時閒忙不使一刻暇逸以負光陰操存省察涵養克治務相濟如環改過遷善欲剛而速不片刻躊躇處處箴銘見之卽拱手起敬如承師訓非衣冠端坐不看書非農事不去禮衣出外過墓則式騎則手據鞍而拱乘則憑箱而立惡慕不式過祠則下淫祠不下不知者式之見所惻所敬皆式喪家齊衰之類所疾所敬如見孝子及老而勞力城倉圯河決聖賢人廬里類非正勿言非正勿行非正勿思有過卽於聖位前自罰跪伏罪

按先生常儀功自老不懈病篤猶必衣冠眞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也

理欲第二

先生曰理欲之界若一毫不清則明德一義先失刑于之際若妻子未化則親民一義先失又何以止於至善乎努力做去定要在此處求自謙乃是學者○天行健乾乾不息天之誠也人能長思敦其敬而無

怠惰之念。則幾於誠。而同乎天矣。○爲人子者。不可因親之怒。卽不近前。必愈加言笑。致親之悅。然後已。若曾子之耘瓜。薛包之灑掃。不廢晨夕。豈人所不能哉。○人若外面多一番發露。裏面便少一番著實。見人如不識字人方好。○凡讀書卽如古人面命。何書不當以敬對之。若不衣冠端坐看書。卽是侮慢古人。須深戒之。○善惡要知更要斷。知一善則斷然爲之。知一惡則斷然去之。庶乎善日積而惡日遠也。○惡人之心無過。常人之心知過。賢人之心改過。聖人之心寡過。寡過故無過。改過故不貳過。僅知過故終有其過。常無過故怙終而不改其過。○世俗非類相從。止知斥辱女子之失身。不知律以守身之道。男子之失身。更宜斥辱也。○學必求益。凡舉步覺無益。就莫行。凡啓口覺無益。就莫言。凡起念覺無益。就莫思。○怠惰之容。不設於身。淫肆之言。不出於口。放僻之念。不生於心。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友人陳印尼苦爲命困。先生曰。知命樂天四字相連。知之則樂之矣。曰。非不知之。殊覺憂苦。先生曰。是知不真耳。君子之事天。如孝子之事親。愛之喜而不忘。惡之勞而不怨。豈有孝子真知親心而猶怨者乎。豈有君子真知天命而猶不樂者乎。○陽剛陰柔。而天下定。陽下陰上。而天下和。反而求之。家也。身也。心也。無不同也。今夫心天理。陽念也。常令剛人欲。陰念也。常令柔。吾心有不定乎。天理雖爲主。而常合乎人情。陽下也。人欲雖無能絕。而常循乎天理。陰上也。吾心有和不乎。至於父兄惟其剛。子弟惟其柔。而又剛柔相得焉。其家無不定。且和者矣。○讀書無他道。只須在行字著力。如讀學而時習。便要勉力時習。讀其爲人孝弟。便要勉力孝弟。如此而已。錢警教弟子曰。凡書不可徒讀。必一一在自己身心上體認。如書言善。必審白。已有是善否。必求有是善。乃已。書言不善。必審自己有不善否。必求無是不善。

善乃已。果能如此。不惟學問進益。且不想不到聖賢地位也。

○或問。禍福皆命中造定信乎。

先生曰。不然。地中生苗。或可五斗。或

可一石。是猶人生之命也。從而糞壤培之。雨露潤之。五斗者亦可一石。若不惟無所培潤。又從而盜賊之。

摧折牧放之。一石者幸而五斗。甚則一粒莫獲矣。生命亦何定之有。夫所謂命一定者。不惡不善之中人。

順氣數而終身者耳。大善大惡。固非命可囿也。在乎人耳。或大悅。○恩祖母老而重聽。先生大不憚曰。人。

子不早自盡。至此雖欲柔聲下氣。尙可得乎。若不及時勉力。他日悔恨。更有不可勝言者矣。○人之治家。

家衆若多。必使之各舉其職。則人愈多。家長愈樂。否則多一人即多一累矣。○一日心中不樂。忽慨然曰。

心不虛則不樂。所謂心體上不可加一物也。誰然玩物而樂。離物則不樂。固非能樂者也。無物而樂。有物。

則不樂。亦非能樂者也。顏子簞瓢陋巷樂。不簞瓢陋巷亦樂。是何如樂。正宜理會。○學莫先於敬身。樂莫。

大於孝親。願言思之前。惟古人近惟孫子。

高陽人。

自識有云。無親非富有母非貧。嗚乎大樂。孰如事親。○學。

者與聖賢不同。聖人忘其爲聖。賢人不敢恃其爲賢。學者要常見我爲正人君子。不然恐隨流逐污。而不。

自覺矣。○學者自欺之患。莫大於以能言者爲已得。

錢亦謂口頭說出。

筆下寫出。不如身。

○人心中。

具有仁義位育。但得活理養之。則學成具全體大用。否則血肉腐朽而已矣。如雞卵中具有獬肉冠距。但。

得煖氣養之。則化成而飛鳴走食。否則青黃死水而已矣。○吾用力農事。不遑食寢。邪妄之念。亦自不起。

若用十分心力。時時往天理上做。則人欲何自生哉。信乎力行近乎仁也。○彭好古問實學。曰。學者學爲。

人子。學爲人弟。學爲人臣也。又問曰。學自六藝爲要。好古曰。算何與於學。曰。噫。小子未之思也。人而不能。

數事父兄而無以承命。事君長而無以盡職。天不知其度也。地不知其量也。事物不知其分合也。試觀公西子之禮樂。冉子之藝能。當知夫子之所以教。與三千人之所以學矣。但七十子或備或精耳。○幼者拜長者。向上可也。勿與長者推遜嫌序齒也。○學貴遠其志而短其節。志遠則不息。節短則易竟而樂。○人子事親。但致親怒便是過。並不問有過與否。若懷嗔意者。是不自見其過。非孝也。○開聰明。長才見。固資讀書。若化質養性。必在行上得之。不然。雖讀書萬卷。所知似幾於賢聖。其性情氣量。仍毫無異於鄉人也。

齊家第三

先生曰。齊家要觀一家所受病在何事何人。便當全副精神。注此一人一事。竭力做去。正心修身亦然。○子貢贊夫子爲天縱。想來人皆有天縱。天既予人以心。則以此心調變。以此心挽回。或以此心聖。以此心狂。天皆有不得而主之者。但善則天福之。不善則天禍之。猶人君命人以位。則以此位致澤。以此位顯揚。或以此位忠。以此位奸。君皆有不得而主之者。但功則君賞之。罪則君罰之而已。人各有心。可不媿夫子而逃天禍乎。○或言兄寬弟忍。真是好事。先生曰。雖然。此爲俗人言之耳。但說忍。便先有不平意。古聖只言兄友弟恭。夫兄友者。不問弟之恭不恭。惟知愛弟也。弟恭者。不問兄之友不友。惟知敬兄也。孟子言舜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舜可謂千古之聖。孟子可謂千古之善言聖者矣。○王法乾曰。骨肉有間乎。可離乎。顧名思義。骨雖惡。肉不得而厭之。肉雖惡。骨不得而怨之。處骨肉之間者。可以悟矣。○思誠固是學者切功。然必思此一善。卽作此一善。乃有益。若只思仁思義。久之。一若思所及。便是我已得者。則思

亦屬自欺之端矣。○凡達人帖與承人帖，素不拜者皆揖之。語弟子曰：世俗相見，揖亦謂之拜。若不揖，則帖上拜字便僞矣。君子無僞。○人若不真心存仁，將言行盡無著落處矣。任有多少議論著述，都成巧言。任有多少威儀周旋，都成令色。畢竟是鮮仁。○思慎言一絕云：見人須著意，靜中得力多。從今勤檢點，刻刻莫輕過。○體乎仁則富，行乎禮則貴。若色貨等念生，則損吾富。真吾心之盜賊，不肖子弟也。怠惰輕躁等意生，則降吾貴。真吾心之賊，權奸讒邪也。○君子愛人深，惡人淺，愛人長，惡人短。小人反是。○人自信易，令人信之難。令聖賢人信之尤難。故百庸人服之，不如一君子信之也。○孝子見老則思親，是以無老不敬也。○夫子嘆才難，有傷心處。予意天之生才不易，生一起才，成箇平成，又生一起才，成箇征誅，生七十子，竟無可做。此夫子所以嘆才難。深有所惜，深有所傷也。○吾人事親不敬，兄弟不友，夫婦不相待如賓，不相成如友朋，不相輔仁，便是狎侮五常，惡同般紂矣。○夫凡讀聖人書，便要爲轉世之人，不要爲世轉之人。如齟齬入學受書，即不得隨世浮沈矣。○衣冠不是要粧象好看，乃所以敬身。冠以敬吾首，衣以敬吾體也。錢謂人衣冠則文采典雅，不衣冠則鄙俗野陋。孔子譏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同人道於牛馬，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衣冠也。人不衣冠，其亦不思也。亦不敬其身也。○遭水患糧絕，喜曰：吾茲爲水困，乃嘗此味矣。○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二句串講，爲是字字著重，倒提豎放，則瞭然矣。君子所求者仁也，非友無以輔之。輔仁者友也，非文無以會之。故君子之會友也，必以文。或與之講習六藝，以通日用之實務；或與之誦說詩書，以考聖賢之成法；或與之討論古今，以識事理之當然。則文章之道相感，良朋畢集，詩書之味相親，高賢盈目。於是以友之高明，開我之蒙蔽，以友

之寬厚。化我之私狹。對端方之儒。怠惰不覺其潛消。得直諒之助。過端不覺其日寡。人欲之自爲去者。得友而去之益力。天理之自爲存者。得友而存之益純。其輔吾仁也深矣。不然。會之不以文。則所聚者。必皆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徒。焉能得友。既無友以輔之。則觀摩無人。幽獨易於自恕。進修無助。志氣每至中衰。何以爲仁。君子所以亟亟於會之者。而以輔之也。○謂門人曰。汝等於書不見意趣如何。好不好如何。得某平生無過人處。只好看書。憂愁非書不釋。忿怒非書不解。精神非書不振。夜讀不能罷。每先息燭。始釋卷就寢。汝等求之。但得意趣。必有手舞足蹈而不能已者。非人之所能爲也。○指知我其天問諸生。如何是天降鑒夫子。天契夫子。天無心意耳。曰。天是理。先生曰。天兼理氣數。須知我與天是一箇理。是一箇氣數。又要知這理與氣數是活潑。而呼吸往來。靈應感通者也。若不看到此。則帝謂文王。乃眷西顧。予懷明德等。皆無著落。皆爲妄誕矣。曰。如何是理氣數。曰。爲寒熱風雨。生成萬物者。氣也。其往來代謝。流行不已者。數也。而所以然者。理也。○聖人亦人也。其口鼻耳目與人同。惟能立志用功。則與人異耳。故聖人是肯做工夫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聖人。試觀孔子是何等用功。今人孰肯如此做。○讀經觀史。非學。惟治心乃是學。置出房積金粟。非治家。惟教子乃是治家。○郭生問作養將才如何。先生曰。武凶事不比文。當以歷練爲作養。乃可用。以武生爲鄉落保長。其能守禦捉賊者。即擢爲郡邑關口守將。其守將之能守禦捉賊者。即擢爲總帥參副之職。庶歷練之幹略。不比紙上之韜鈴矣。不然。卽尊寵一同科甲。恐亦如無用之文人而已。○二三子何患無君。皆主狄人來。亦汝君說。則是太王視邠民全無情義。徒委之於狄。

人不似仁人氣象。且與下句我將去不順。吾想狄人迫至之際。邠人必有不量強弱。賈其忠勇。欲與狄人交鋒者。故太王曰。吾聞之也。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邠人必有環哭對歎。憂太王之陷害者。故太王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不謂之臣民。而謂之二三子。親邠人於己也。不謂之我。而謂之其君。親己於邠人也。君民一體光景。至今可想。○防口貴逐事思量。如某人某事。是不當說。如見某人。斷不當說某話。預先用功。必有得力。○郭敬公曰。今人輒言斷不能到聖人處。故不爲。是必待到聖人處而後爲乎。吾以爲進一步亦是一步。彼原是不爲。故託此言耳。○人讀書只爲難記。耽閣許多。不知縱記亦無用。大要古書只管去讀看。不問能記與否。但要今日這理磨我心。明日那理磨我心。久之吾心本體之明自現。光照萬里。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然須以清心寡欲爲本。○人送儀於先生曰。媿薄甚。先生曰。情之厚薄。若在財物。則貧者盡薄情人矣。○敬身之功。衾蓐之內爲最切。儻此處不慢其四肢。亦尊德性之一端。○或憂年凶產業難保。先生曰。人生產業。身體性命。皆祖父之遺。三者俱昌大之上也。俱保全之次也。不幸不可得兼。甯破產業。勿虧身體。若戀惜房田。而憂勞以致疾病。是重祖父產業。而輕祖父身體。不孝也。甚不幸。又不可得兼。甯傷身體。勿壞性命。若迫於凍餒。而喪志以爲不義。是保祖父身體。而賊祖父性命。更不孝也。故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蓋極天下痛苦之境。至喪溝壑止矣。極天下凶殘之禍。至喪其元止矣。人誠了此。則無之累吾心矣。如曾子三日不火。歌聲如出金石。甯知第四日得食乎。卽令餓死。亦如此矣。○寡慾以清心。寡染以清身。寡言以清口。○語法乾曰。天生我此身。置在羣生中。果較

之亦庸衆可也。若猶出衆也。而不爲持世之人。是天生我以君子之身。而自曠之矣。是爲負天。

言卜第四

先生曰。言卜聖門高弟。當其問孝。夫子一告以敬。一告以和。蓋中雖愛親。稍出以傲戾之氣。卽不孝矣。○或問鬼中神。神中鬼。如何。先生曰。如春是氣之伸。其寒是神中鬼也。秋是氣之屈。其暖是鬼中神也。問屈伸往來曰。如吾開口便是伸。閉便是屈。氣出是往。入是來。問性情功效曰。如風起止是鬼神。其所以爲風處。是性發而動。是情。吹木是功。吹木使之青。發枝發葉。是效。問造化之迹曰。凡此皆顯然可見。故曰迹。○六氣之疾。常入肌膚。其症輕。惟私欲之疾。直犯心君。其病重。六氣侵邊。據城之寇也。私欲弑奪篡逆之賊也。可無懼歟。○養身之道。在養吾身真火。養真火之道。在慎言寡欲。寡欲則省精。省精則真陰足。而相火旺。慎言則省氣。省氣則真陽足。而君火明。○吾人遷善改過。無論大小。皆須以全副力量赴之。方是主忠信。徙義之學。○伯夷棄孤竹周遊。殷紂之世。惡穢成俗。曾無能尊其德。樂其道者。於是隱之北海之濱。迨聞文王作。就養於岐。想必在周公師友若干人中。非特口腹之養而已也。觀乎禮俗以養目。聽乎絃歌以養耳。徜徉乎關雎麟趾之場。以養天德。安處曾不多時。而文王崩。武王太公遂經營伐紂之事。蓋大傷其心。故又退隱首陽。其叩馬一諫。亦辭世極思也。○教內子盡相夫之道。可以稱賢。對曰不能。先生曰。昔周宣王姜后。蓋亦庸人也。恐晏安致臣議。而脫珥待罪。不惟宣王終其德。而姜后亦至今稱賢。夫人亦在乎爲之而已矣。何不能之有。○謂彭好古曰。吾自得張澍而坐莊。得李仁美而冠正。得石季遠而作字不苟。

簡。每當過將發。未嘗不思三子也。今後許汝五日。投規過錄一紙。○人議以便食款友。先生曰。貧儒無宿味。倉卒客至。止能如便。富友殺牛。貧友割雞。各盡其勤而已。如必相責。則貧富不能相友矣。吾昔百里訪張石卿。米飯三盂而已。第三次偶有十錢。乃市五餅。而禮意勤勤。將不爲厚友乎。○某欲其子從學。託人言於先生。先生曰。吾之所學者禮。其子從吾遊。則其家必設祠堂。家長率家衆朔望爲禮。子必拜父。孫必拜祖。度能之則來。人曰。但學中盡職可耳。何須虛禮爲。先生曰。不然。世有抗命廢職之子婦。皆因廢禮故也。儻朔望叩拜。昏定晨省。出告反面。行之三月。自無與父母反脣之理。○孟子必有事焉。句是聖賢宗旨。心有事則心存。身有事則身修。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皆有事也。無事則道統治統俱壞。故乾坤之禍。莫甚於老之無釋之空。吾儒之主靜。○王子也。法乾論衛出公事。先生曰。饋弑母獲罪。周天子可廢。輒不可廢。猶之南子淫亂。衛靈可誅。饋不可誅。據爲輒者。當其父以管師來臨。止有率羣臣出迎。自縛請罪而已。王子曰。饋之殺南子。亦大義也。聞春秋不去其世子。先生曰。此中有毫釐之辨。若光武之廢呂雉。余所許也。母子之際。不忍言也。曰。淫人男女皆可誅。先生曰。固矣。若吾子爲齊太史。將不書崔杼弑其君乎。曰。然。先生曰。否。君已桀紂乎。臣則湯武矣。若猶爲一國之主也。烏得以一婦人故殺之乎。且吾子而爲夷吾也。將相桓乎。抑誅桓乎。爲孔子而作春秋也。將錄桓乎。抑誅桓之禽獸行乎。故君子不窮人之隱。若以此律君。天下無君矣。以此律人。天下幾人乎。吾子之論衛。正子路之見。非夫子見小君之心也。曰。脫有無倫之君用我。將臣之乎。先生曰。君子隨時處中。如定公逐兄自立。夫子初年不仕。後卻又仕矣。陽虎饋蒸